

续·修复心理创伤与和解的历史性尝试：「记忆南京 2011 年」的报告和课题（翻译）

村本邦子
立命馆大学

1. 引言

作为一个临床心理学家，从事对虐待、性暴力、DV 等妇女和儿童的暴力与心理创伤研究工作，已经迎来 20 年多个岁月。预防活动也一直在并行工作着，在我的工作延长线上，都是以民间性心理创伤，历史性心理创伤为主题的研究。我对战争问题一直很关心，主要是由我个人意识中产生的，毫无疑问这些问题一直影响着我的工作。

参阅过去的一些详细论文（村本，2004，2008，2009，2010），通过村川治彦先生的于 2007 年 7 月、阿曼多·沃尔卡斯 (Armand Volkas) 先生和 HWH (Healing the Wounds of History; 愈合历史的伤口) 相遇，然后又参加于 2007 年 11 月在南京举行的「南京大屠杀 70 周年国际研讨会」。当时和南京师范大学张连洪老师、学生们的相识。让我把南京大屠杀作为主题，中日两国又试办了研讨会。于 2009 年 10 月「记忆南京 2009 年」和 2011 年 11 月「记忆南京 2011 年」举行了这两次研讨会。本论文是 2011 年的总结报告。

本次研讨会得到日本文部科学省的「科学研究费基础 (B)：以日中战后世代为对象开发新的东亚型历史和平教育方案」的科研赞助而得以实现。作为带领人的沃尔卡斯先生、翻译兼帮助是艾迪·尤先生和笠井绫女士，同时并得到中国一人一故事剧团好友和日本一人一故事剧团 AZ 的支持，大家一起制定了更有发展性的方案。此外还有村川晴彦先生（身体教育学），金丸雄一（中日关系史），小田浩先生（文化人类学）都来此参与，真是一个跨多学科领域的研讨会。该研讨会由日本政府补贴而实施，虽然是微不足道的但还是具有一定意义的。详细数据分析留给今后的工作，本论文的目的是记忆一下本次研讨会，把大致的概要和目前的考察做一下汇报。

2. 加强我们彼此纽带的连接和「进一步迈向和解」的进行

在 HWH 上，①打破禁忌和沉默；②相互不把对方看作是一个组织，而是一个个独立的有故事的人；③让他们觉察自己在潜意识中可能变成加害者；④体验什么是深深的痛苦；⑤表演、仪式、追悼等统一·表达和共同工作；⑥转换成对社会的服务和创造性活动；这“和解的六个步骤”里。根据沃尔卡斯先生（2009年）的 HWH 持续这个研讨会，譬如即使更换参加者，也可以按部就班地进行。使用 HWH 这个方法是第二次，如果包括 2007 年的国际会议的话，那么有的参加成员已经是第三次了。包括我在内的中方日方的主办核心成员，都感到参加者对日中这个具有连续性配合的研讨会的信赖已经超越了国境，人与人的相识加强了友好纽带的衔接。

2009 年的研讨会中很鲜明地体现出这些，参加此研讨会的本身就是具有“打破禁忌和沉默”。不管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只要决定参加此研讨会，这就是迈出最初的第一步，这个阶梯就是彼此往来的一个过程。此外中国人和日本人彼此走向阶梯的方式不同。但是只要能参加此研讨会，自然就会感觉到「彼此不是一个团体，而是一个个独立的拥有故事和面孔的人」，并以此感觉来促进这个过程。作为中国人参加这样的研讨会，需要接受正要正视过去日本人的存在的这个事实，和总括不了日本这个民族群体的认识相关；而作为日本人带着一种内疚或恐惧来访中国，受到的却是热情的款待，这是具有深远意义的。虽然是很应该的，能面对彼此并一起感觉不同的故事，这才能更上一层阶梯。此次来参加研讨会的人，中国方面包括居住在香港和海外生活等具有多种多样背景的人，日本方面也包括在日生活的外国人，参加者他们都亲身体会到中国对日本，这个二项对立的方法捕捉不到的事实。

然而对于「自己内心的加害者性」，似乎要求有个新的进展阶段。围绕着南京大屠杀中国对日本的这个构造中，容易形成受害者对加害者的构造。在最初的阶段里，这种受害者和加害者性很容易固定下来。日本方面，特别是男性与加害者很容易认同，只有对此表达抵抗。日本女性把「自己内部的加害性」，放入自己的内心里，直到感觉到「右翼的声音」时才开始。在 2011 年的此次研讨会中，与中国男性共同分享时留下了这样两个小故事。一个是：留学美国的朋友志愿报名去参加伊拉克·阿富汗战争的故事，「在战场上如果不开枪，就会被射死。谁在这种场合下都会做同样的事」，他很有讥讽性地去给予肯定。另一个是：「别

哭了！谁都会根据情况做出这样的坏事，不只是日本人，如果是我也可能会那么做」类似这样安慰的语言。这两个故事中都是人到了一种极端状态，谁都会有可能成为一个残酷的加害者，这些言词已经反映了这样的事实。在这里双方共同往哪个方向进行，这就成了个很大的课题。我个人的意见不是「所以没有办法」，而是「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不应该去做把自己逼向极限状态的事情」。

「深深的痛苦经历」，南京大屠杀这个事实，对于感情程度的理解深度是不可缺少的。但参加者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小故事，特别是在倾听幸存者叙述时，这种感觉会加深，那种具有象征性的追悼式似乎已达到顶峰。

「深深的痛苦」，是对受害者所经历的悲哀，也是对这样残酷加害性的悲哀，看到了人类中有着类此残酷性罪恶时的悲哀等，是从好的角度中感觉到的悲哀。根据纽带的加深和采用艺术表达的引导，加害者方面和受害者方面的子孙，此次比上次要更相互接近了一步，打开了心扉。超越礼仪和谦逊，完成了向共同分享述说真心话这个难题的挑战工作。表面上可以听见在中国人以及日本人声音的背后，各自隐藏着受了伤的孩子的声音。这是采用沃尔卡斯先生的「中国椅子、日本椅子」这个舞台设定，治疗专家的语言促进了表达。能用肉体感受到加害者方面和受害者方面子孙们的哀悼和痛苦。这两把椅子实现了这种可能性，让日本人坐在中国人的椅子上，让中国人坐在日本人的椅子上，用换位思考来促进自己自身位置的相对化。

「表演、仪式、追悼等方式的整合、表达和共同工作」，使程序的最后整合部分有所促进，「向社会服务和创造活动的变换」这个阶段，表达出对未来决心。口译和笔译等积极地配合是这个项目的开始。今后通过岁月的流逝，期待着从参加者中能论述出向和平活动承诺的报告论文。

3. 用艺术来帮助表达

HWH 的最大特征之一，就是采用了戏剧 / 表达疗法的艺术方法。沃尔卡斯先生说：“戏剧疗法有着娱乐的因素，娱乐作为在跨国文化斗争和解中具有许多功能。在战争这个很深重的主题里，带入娱乐之心，成为继承集体心理创伤的解毒剂的同时，帮助引出了参加者「儿童时」的自我状态，「恢复了孩子们接受家长爱护的权利」有一部分被开放，对孩子们挽回了失去的纯真有很大帮助。还有从心理创伤的印象、记忆、继承下来的集团心理创伤信息中孕育出艺术和社会活

动，是克服心理创伤最强有力的方法（沃尔卡斯，2010）。

关于戏剧 / 表达疗法的有效性，在上次研讨会就有很多参加者谈到。通过超越戏剧和艺术，用身体和作品的形式来表达，用共同拥有去促进升华。通过我自身的体验，把历史的心理创伤不是作为抽象的普通论，而是作为极个人的东西被理解了，通过动作发散能量，也许能够从历史的心理创伤中避开了二次受伤。

特别此次通过连续两次「中国椅子、日本椅子」的互换，把这两把椅子放在相对的位置上，由于把椅子表面（社会上的面孔表面上的声音）和背面（容易受伤的孩子的声音）分开使用，而相互明确了各自的立场差异，双方都能够同时表达出多种多样的声音。如此这样的舞台设定，传播的不是个人的声音，而成为多音的安全的表达声音的装置。

此次研讨会采用了故事剧场。关于故事剧场的介绍请参照村本（2009），以指挥者（主持角色）引导的形式，其中参加者里 1 个人作为叙述人，把自己的亲身体会介绍大家，这样就成为参加者全体人员共有的一种结构。得到中国的一人一故事剧团好友和日本的一人一故事剧团 AZ 的协力，剧团团员参加了为期 4 天的研讨会。在研讨会中完成了通过使用一人一故事剧场这个方法，完成了 40 人为一个大组的研讨会。由于带有充分娱乐性的后援参加者的存在，使参加者的表达幅度得到了扩大。

第 3 天的夜晚，一人一故事剧场公开了演出。HWH 的最后的阶段是「向社会服务和创造活动的改变」，由于少数研究者的参加，使得他们成为沟通感情的带头人，并且以仪式和表演这种形式来进行的公共活动，其影响效果波及到整个社会。重新体会到了艺术成为社会变革的一个强有力的工具。很多参加者彼此不相知，但是在沃尔卡斯先生的指挥下顺利完成了中日剧团团员的初次共演。结束了第一天的研讨会之后，不能忘记他们每晚都此热情重复彩排的景象。在专业协助者的帮助下这种超越国界的活动，实在让我觉得此次研讨会活动比预想的感动要大得多。

4. 遥远的战争和当今的战争

在第三天晚上进行的「记忆南京 2011 年；日中一人一故事剧场共同演出」，从中挑选 4 个故事来分享。结果是三个世代的故事，都没有把南京大屠杀作为故事情节。这个 HWH 研讨会的整个流程，到此为止都设定是一个世代一个世代

的故事，经过三天的活动，此次研讨会到这里终于演出了以三代为主角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表达出来的是超越受害者和加害者的关系，相爱的一对恋人，以留学和经济交流的形式，使他们成为了永远分不开的亲密关系。虽然在那个狭窄的彷徨、沮丧、犹豫中，这两个年轻人决定携手共同走向明天。「时代不同了」「世代的更新」使我们受到了莫大的感动，让我再一次去深思如果在今后把南京作为我们的记忆继承下去。

研讨会的第一天，比起「亲耳听过战争故事的人」群体来说，「没听过的人」的年轻人比我预想的要多。往往认为没有听过故事的日本年轻人很多，但这次发现在中国年轻人当中也有许多，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上次参加研讨会的大多是南京周边出生长大的或是作为大学生在南京生活的人，这次包括从远方来的有着完全不同背景的，也有「对南京大屠杀不太了解的」中国人。在追悼仪式上偶遇一个中国年轻人，在我的询问下他回答说「对战争不太知道」，他明年想去日本学习。我们交谈了一会之后，接着是「中国人小组来进行追悼仪式」，那个年轻人随着声音做出了某种反射性反应，他立刻加入了中国人的行列。

2007、2009、2011年，南京研讨会在过去的三年时间里，我们有机会亲耳听到幸存者的故事，眼看着那些奇迹般活下来的人，这个体验比想像的还要强烈。能亲身体验这种存在，在大屠杀博物馆和书本上代替不了这种强大力量的体验。此外，作为日本战争幸存者叙述战争是自己的一个使命，那种宽大能够很和善地引导参加者们鼓起勇气去面对黑暗。但是在阴暗的背后，应该有不计其数的幸存者永远不想去面对日本人。可悲的是幸存者的人数在年年减少，我们的研讨会就是在他们的支持下而得以举行的，为了和平如果能够再持续五年、十年、二十年，那么那个时候研讨会会发生如何的变化呢？

如上所述，参加者听朋友说参加了伊拉克·阿富汗战争时都感到有些触目惊心。当然望远世界，好多地方都存在着冲突和战争。这意味着许多青年都被动员到战场（实际上许多幼小的孩子们也被动员到战场上），但好像还是有一种在遥远的地方发生的感觉。至少从来没听说过，日本留学生自愿参加美国发起的战争，这也许仅仅是我们缺乏想象力。通过举办三次研讨会的交流，对我来说，我很喜欢来参会的现在的中国年轻人，但是当听到「在战场上如果不开枪，就会被射死」这样的言谈，或是当想像到自己的儿子在战场上拿着枪，仍然感到很震惊！

到今为止，「也许不只是南京」这样的意见受到批评，也许是有道理的。但

是在人的一生中能够面对的事物是有限的，虽然南京是唯一绝对的存在，但它将超越很多意义。不要把南京的记忆相对化，请把它放到一个很大的连接整体里去，这当然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

5. 性别与战争

这次研讨会使我强烈感受到一个性别问题。通过「中国椅子、日本椅子」这个活动，再一次听到了中国和日本的「男人」（比实际的男人更加「男性化」，或者应该称为「属于男性分类的人」）的声音。例如，作为中国方面的「你们是不已经准备好了随时进攻和侵占我们的国家？我们要保护我们的祖国。我们的国家必须富强起来」。「我们永远忘不了过去痛苦的历史，我们近代不只是受到日本，也受到别的国家的侵犯。类似这样痛苦的历史要我们反复面对，反复受到伤害？」，「觉得这是一种侮辱。虽然最近中国和日本经济地位的差距在不断缩小，但即使这样还是不够的」。然后在追悼仪式上，中国小组都举拳头发起誓来，无论怎么解释这是一种生活习惯，但还是令人感觉震惊的场面。

事实上，于 2011 年 8 月在苏州举行的「第三届表达性心理治疗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和笠井綾女士还有 200 名参加者举办了 HWH 的工作坊。当时在那个群组里，一个中国男性呼吁「大家想过没有，为何三十万中国人连反抗都不想就被杀掉?!」另外一位中国男性又发起号令「大家想过没有，我们必须得强大起来!」，于是很多中国人都聚集在一起围成了一个圈。其他群组的人，虽然不懂语言，但是被他们的声音中包含着的沮丧、怨恨、痛苦和悲那种感情的力量所压倒。本学会会长山中康裕先生在学会的闭幕式上时讲话：「同中国相比日本是一个没有资源的小国，和中国的国土面积、人口、经济日本是无法相比的。但是你们已经足够很强大。还有必要比现在更强大吗？今后请多和善些」。在那个学会上，中国的男性是如何去倾听这位日本智慧丰富男性长辈的讲话的呢？我们不得而知，这个事情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日本方面的声音非常相似。从椅子的外面「在干什么？这些都是以前发生的事情，怎么去道歉？和我们毫无关系。我们虽然战争失败，输给了美国，但没输给中国。我们取得了经济的成功，你们不也富强起来了吗？」。从椅子背面「不想被人看见的拼命用盔甲去隐藏弱点，任何事情都不想接受。当然更不想接受现实。不希望自己的脆弱被人发现，被人利用，被人歧视。自己真正的弱点不想让

别人看见」。「我们的生活已经离不开中国。即使是日本制造的产品，很多都是在中国生产的。食品如果不从中国进口我们甚至都无法生存下去。中国一定知道这些事实，所以才给我们施加压力的。再过 100 年，日本可能会成为中国殖民地，好可怕」。

这把椅子正面声音变成了这样：「你们在经济上是战胜不了日本的，所以你们流泪。你们在用如此肮脏的手段来讽刺我们日本。现在的经济才是真正的战场呢！你们在用我们的技术，使用着我们的所有的技术使你们的经济发展起来。正因为你们害怕，所以你们在说谎！」「别不知好歹，一边在说自己是受害者，一边在接连不断地制造航空母舰。好像是在失火现场用谎言来应付似的。南海不是要占为己有吗？南沙群岛不也是吗？你们在扩大自己的利益，所以我们要制造核武器」。

日中双方都用这种强硬的态度，其实背后都隐藏着很多容易受伤的姿态。我自己对中国和日本的构造持有不同的见解，男性女性的构造上也有这种实感。这时想起研讨会上的故事剧场里「和蔼可亲的祖父的回忆」，「男人」为了保护子孙、妻子、父母，为了保护自己宝贵的东西，击败、驳倒对手、抓住他的致命伤是最有效的手段。「南京大屠杀」用英文短语表示是「The Rape of Nanking」，为什么用这样的词汇来表示呢？它意味着战争中的强奸和「慰安妇」的问题。女性寻求男性的保护，渴求的越强烈，男人就越不能从这个强烈的剧本中摆脱出来。战争是男人去做的，可在背后教唆的是女人。我不知不觉地走向日本的椅子，「没必要变得那么强，不用那么保护我们，你们没必要勉强自己去努力。首先，对犯下的罪行让我们好好地去道歉，然后让我们一起思考如何去解决将来的问题」，我心里有一种冲动真想跑到他们跟前去诉说这些。

2007 年国际会议是在老年人的号召下举办的。在追悼会上自己的祖先对中国人犯下的罪行感到很遗憾，向受害者谢罪。在我心里的一个角落中看到日本男性流泪道歉的身影，就好像体验到了作为女人心灵上的安慰。

作为一个临床心理学家，听到了好多被强奸被虐待的妇女和儿童的经历，多次体会到女性如此受到伤害。在 2009 年的研讨会上，除了我们自己带去的日本学生以外，没有看到日本人的身影。带领这样的日本人小组，虽说没有办法，说心里话感到又很遗憾又孤寂。在做完用雕塑中国人女性被强奸的练习之后，我们相互拥抱着哭了起来。越过日中之墙，感到同是女性才有的相连接的那一瞬间。

2000年在东京举行「女性国际战犯法庭」是跨越国界妇女的连接，审判由于日本军「从军慰安妇」制度。在这里也存在和有分类的男人」战斗的一些男人。军队的程序，利用性差别和种族差别等所有歧视权利，促使士兵暴力的高涨，非人化的行为。实际上这次研讨会只是由男人或女人来举行是不成立的。正因为如此我有希望这次研讨会多由几位男性来参加。

6. 无助和行动

此研讨会的关键词之一是「无助感」，特别是日本方面表达出对政府和右翼的无力感，对此中国方面也感到很焦虑。「想做些什么，但能做的事情又很少，感到沮丧而流泪」；「如果行就好，但是还是觉得不行」；「我真想作为日本人的代表向中国道歉，但是连这个都做不到」；「作为日本人真是很懊恼。提起日本政府，真是感到无能为力。怎么努力都感到无力」等。面对日本方面的失落感，中国方面：「即使你们来道歉，日本这个国家也没有任何改变。因为你们不想改变自己的国家。如果想向我们道歉，首先改变自己的国家吧」；「日本真是改变不了吗？想一想在这里的长辈们叙说的残酷现实吧。中国有句古老谚语就是「父之罪，子去偿」，你们祖先所犯下的罪行，你们必须得接受。这是你们的命运。你们的祖先在中国做了什么？做了多么残酷的事情？作为人永远不能做的那么残酷的事，你们是否知道这个事实？」。这样的词语就好像在发泄着什么。

之后，日本方面「在日本国内右翼舆论虽然很明显，很多都还是教育者或是研究员。但是他们当中也有因为讨厌中国而中途放弃的。我们之间如果有可以妥协的地方就请妥协吧，恳求你们援助我们」流露出这样的话语。「请相信中国方面，有的也想改变自己的看法」；「我们不是要逃避历史。中国人对于日本人放弃道歉这个形式感到很憋气，在此，祈望日中双方一定要放下这个重担，千万不要放弃」的鼓励的言辞。我们的此次研讨会的主题是「目前双方需要什么」，在沃尔卡斯先生带领下逐渐地「同步走向同一个地方」。在中国方面的建议下，大家互相握手热烈的拥抱，参加者们沉浸在短暂的亲密感和衔接的纽带中，迎来了研讨会的闭幕。

此次的研讨会使得我们在无力中感中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并看到了参加者们决心从自我的行动开始。虽然是 HWH 的最后的阶段「社会服务和向创造活动的转换」，也许还需要漫长的时间。

7. 同一性

最后我想提一下同一性这个词。在 HWH 中包含着关于同一性的活动，在别人面前说一「我是○○○，哪国人」，试着看看你感觉到了什么？如果让日本人中国人尝试说一下出生地或者出身国，可能会有人感到很尴尬。在接受了对方的出身国之后，如果再进一步询问对方的出身地的话，最终会感觉到什么呢？所谓的同一性就是让我们去思考是什么？作为引言，下面让我介绍一下沃尔卡斯先生的例子：

「我是阿曼多·沃尔卡斯，是一个犹太人。我说这句话的时候，你们有何印象？我即使在自己的国家也感觉自己就好像是一个目标，但是在这个国家里我感觉自己就好像是一张白纸。

我是阿曼多·沃尔卡斯，是一个美国人。这让我感觉更为复杂。我认为美国在世界各地采取的行动，让人感到很耻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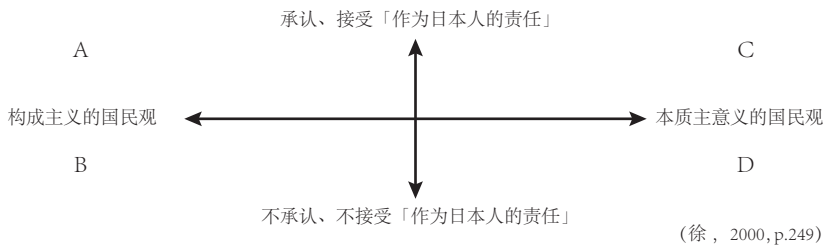
我是阿曼多·沃尔卡斯，是一个法国人，出生在法国，有法国人的公民权。我感觉到美国电视节目像洪水一样泛滥，让我不可能成为一个完整的法国人」。

对于在美国生活有不同背景的人来说，「我是○○人」是比较熟悉的句子，他们可以把这样的句子作为国家和民族的同一性而毫无抵抗地去接受。相反在现实中即使包括不同背景的人，他们仿佛就没有那种意识，比如说对生活在自己国家的日本人来说，他们不很习惯「我是日本人」这样的表达方式，听到时首先是一种困惑的感觉。对「日本人的同一性」这种表达方式恐怕右翼之间他们行得通。

在此，我想介绍自己的感受。在 2007 年初次到南京时，我曾经犹豫过把我自身和自己的国家放在什么位置为好。日本文化中我喜欢的部分很多，同时对日本政府和日本也持有反抗和批评的态度，我就好像一直在保持一定距离而眺望着。如果我接受不了日本这个国家和日本人的同一性的话，那么我就不可能诚恳地对中国人说「很抱歉」。但我的变化是当我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看到在一堆裸体女人旁边的容光焕发日本年轻士兵的照片时，这如果是「我的父亲，我的祖父或曾祖父，他们回到被野火烧尽的日本，他们在战后重建家园，然后我们出生在那里成长在那里」，当我意识到这些时，那块土壤生养了我教育了我，让我长大成人。我毫无疑问地在那一瞬间接受了作为日本人的这个事实，那时作为加害者的羞耻、悲痛、愤怒就好像在胸部里开通了一条路，让我觉得作为日本人一定要向中国人谢罪。

通过参加 2009 年的研讨会，第一次有了日本人同一性的参加者，他们作为日本人肩负起了自己的责任。「过去战争中犯下的罪行，不只是过去，还有痛苦在战争伤痕中的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对于那样的痛苦，我们要勇敢面对和正视」，我觉得「肩负责任」并不可怕，「要踏实地好好地生活在今天的这个世界里」。

这里围绕着徐京植 (2000) 「作为日本人的责任」的论争进行整理和介绍一下。徐先生说：把「靖国派」等有右派国民观的人放到右侧，（这是「本质主义的国民观」），把国家国民论（非）的国民观放到左侧，（这是「构成主义的国民观」）设定一个横向轴。只有这个横向轴是整理不了杂乱的责任论的，在此「作为日本人的责任」是承认接受，还是否认或者拒绝放到竖轴上（见附图）。



D 是代表「靖国派」的右派，是极右派势力。作为「自由主义史观」的小组和小林义则的群体位置，C 一方面是从实用主义的观点为限定承认道歉和补偿的同时有必要肯定民族主义的「国际标准·民族主义」，加藤典洋等能赋予这个位置。B 是从构成主义的立场开始的国民国家批判论，把国家相对化地被陷入在（到）没有责任论，以上野千鹤子他们为代表。而作为我们的目标是 A。

沃尔卡斯 (2009) 把 HWH 的目标之一指定为「拆卸同一性文化·同一性国家」。因为不少日本人，「没认识到文化同一性·国家同一性」在拆卸之前，首先要把它构成起来。以国家单位变动国际政治，除了亡命者和难民，任何人只要属于自己国家的话谁都逃脱不了责任。并且，没能经过「文化同一性·国家同一性」的认识和拆卸的训练，如果无意识地停留下来的话，有任何诱因而呈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这样的情况也不会惊奇的。此次研讨会通过两把椅子对同一性进行认识，得以每个人都倾听着，发生反复解体和拆卸。

10月有机会听了精神分析家埃尔曼先生的「记忆起童年时战争德国人」的讲演，他说：「在日本能用德语，即是歌德，康德，弗洛伊德，爱因斯坦和普朗克用过的语言来做讲演。对我来说感到特别的光荣。德语是20世纪最大的政治罪犯希特勒，戈培尔和希姆莱使用的语言，一定给听者某些窘困的感觉」。以这样的开场白来开始自己的讲演，日本人当中也会有吗？埃尔曼先生是出生在波兰的德国人，作为德国人受过德军的迫害。他用「我不是德国人也不是德国国民」，而是一个「会说德语的人」来总括和规定自己的同一性，对这样的表达方式实感兴趣。

8. 结束语

本稿不是十分充分的，回顾此次研讨会，面向今后会显现出各种各样的课题。至今还没能解决的最大问题是要定义一下我们的工作到底是什么？此次研讨会的标题是，「记忆南京2011年由战争引起的心理创伤，探索世代之间的连锁和修复和解的可能性」。这仅仅是暂定的课题标题。我们的工作是不是和平教育或者心理疗法？我们的工作目标是超越历史，教育，心理，艺术等范畴的工作，还没有正式最后命名。

2009年，提出了翻译和谁来做带领人的这个问题。有关翻译适宜地使用了同声翻译，这样改善了好多。有关带领人的这个工作，让沃尔卡斯先生担任的同时又得到剧团团员的合作。为了尽可能让中日协动进行，我们又做了好多工作。以第三者立场沃尔卡斯先生的存在具有很深的意义，为了以这个方式的活动得到今后的继续扩大，培养新的带领人是不可缺少的。

2012年4月有关人员将汇集于京都，我们将一起整理课题。为了能找到今后的方向性，我们将探讨再次召开国际研讨会。正如此研讨会在同心协力的情况下得以实现，我们同样也期盼着今后的研究与和平活动是超越国境的，在相互衔接中得到更好的实现。

文献：

- 徐京植(2000) 『作为日本人的责任』再次考虑—被彻底考虑的意图的懈怠
『加害的精神结构和战争责任』绿风出版

- 村本邦子 (2004) 「战争与创伤—传述同历史的形成」『妇女的生活周期 第14号』
- 村本邦子 (2008) 「通过家庭传述—战争与心理创伤」『妇女的生活周期 第18号』
- 村本邦子 (2009) 「用身心来考虑历史”HWH: Healing the Wounds of History(通过用历史愈合伤口) —」『妇女的生活周期 第19号』
- 村本邦子 (2010) 「根据战争的加害心理创伤世代之间连锁和尝试修复和解」『根据战争的加害心理创伤世代之间连锁和尝试修复和解的可能性—国际研讨会「记忆南京 2009」的记录』
- http://www.ritsumeihuman.com/hsrc/resource/19/open_research19.html
- 沃尔卡斯 A. (2009) 从我的会话中
- 沃尔卡斯 A. (2010) 「南京的悲剧共同面对南京历史的中日文化」『根据战争的加害创伤世代之间连锁和尝试修复和解的可能性—国际研讨会「记忆南京 2009」的记录』